翠袖乾坤

移民心態種種

連盈慧

1997年前後移民的朋友，對香港問題大多有不同看法，1997年前最早那一輩，年輕時在“獅子山下”謀生不易才迫於無奈飄洋過海，在外國生活安定下來後，即使適應那邊的環境，對香港的感情還是依然不變。

1997年後那一輩事業早有成就，更多還有家室兒女，當初因政治前景不明朗時，放言“為了下一代”才不惜賣斷物業投資移民，沒想到判斷錯誤，香港回歸後市面環境並非想像中不濟，甚至經濟日見起飛，當賣去的樓宇大幅升值時，心痛自己走錯了棋，但是為了面子不好表現出來，心有不甘，怨氣便轉移發洩到中央和香港政府上，看到亂港新聞，便有莫名其妙的“興奮”。這類朋友不多，就是有。

有些朋友異國久居之後，移民前美好幻象破滅，滿意過當時香港三分一樓價可以買到當地3倍面積的複式獨立屋；滿意過可以隨時方便駕車到周邊國家旅行，十年廿年之後，這樣的生活開始厭倦了，倫敦老移民便抱怨大屋大到每天早晚時間花在清理煤煙，浪費不少青春歲月；加拿大老移民每年都為剷雪煩惱；愛車如命的新一代，未移民前嚮往自駕遊，事後才發覺外國地方大，公車路線不多，無車根本出不了門，買幾樣不同性質東西，往往駕車分別到不同地方，不比香港同一條街都有不同類型商店，五金材料文具零食都可以同一時間買齊備。

樂在吃喝玩樂會友，香港公車多到縮短無謂交通時間。移民，不過是他們父母本意而非他們的心願；尤其是跟香港同輩談到同一行業同級數機構同一職位，薪酬比美加高而納稅比美加低時，內心便羨慕不已。何況號稱民主自由的國家，雖然法律嚴禁歧視，華裔在公共場合中不斷接觸到白人冷酷的目光，還會認為身在樂土嗎？

■外國絕少街道像香港有那麼多不同行業商店。 作者供圖

這些問題，新打算移民的朋友，當然想也不曾想過，哪會感受到“避風避着雪”那種滋味？

書聲蘭語

廖書蘭

我在庚子年的香港

在這世界上，最重要的，是往往被我們所忽略的。

經此百年難得一遇的2020年庚子年劫難，慄然驚覺，在那和平的年代，一點也不起眼的“吃飯、睡覺、去廁所”，看似最簡單不過的人生3件事，方是生命最重要的，如果再加一點的話，莫過於自己的至親友好。

人類的堅韌性，具有我們無法想像的宇宙洪荒之力！特別是對我中華民族。遠的歷史不提了，自1937年至1945年，我們經歷了苦難的全面抗日戰爭8年，吃不飽、睡不好、穿不暖（抗戰後期糧食不夠，吃的是樹皮、草根、米糠外加一點點米飯），睡在群山荒野之中，由於在叢林裏作戰，身上經常發現爬滿吸血的螞蝗，常年打綁腿，有了奇癢難受的香港腳。天天過着只有今天這一刻，不知道還有沒有明天的下一秒。日子在驚恐無助、氣餒絕望中度過……除了戰鬥再戰鬥還是戰鬥……這樣的苦日子都活過來了，並繁衍生養了下一代。這就是我稱之為“宇宙洪荒的生存力量！”

今年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兩會上說：“國家開始過緊日子，人民準備過苦日子。”我想說：“我們已準備妥了，只要能戰勝這場中美博弈戰，我們不怕吃苦，我相信我們能挺過去的。而我更加堅信，最後的勝利者肯定是我們中國。”俗話說：“沒有危，何來機？”這是中華民族一個偉大的轉折點。挺過去了，我們將是世界上真正的強國，我深信二十一世紀是我們中國的！

今年1月份，鍾南山說，疫情結束可能會在4月或5月，當時我們都譁然！還要這麼久啊？！但是時序之輪白天換黑夜，黑夜又轉白天，不經不覺現在已進入6月了。我們依然宅家，有朋友說，宅家很痛苦，快要發瘋了！請他想想，民族英雄文天祥是在什麼環境下創作了《正氣歌》？〈余囚北庭，坐一土室，室廣八尺，深可四尋，單扉低小，白間短窄，污下而幽暗，當此夏日，諸氣萃然……或毀屍、或腐鼠、惡氣雜出。……乃天地之正氣也，作正氣歌一首。〉

宅家4個多月，我當也有鬱悶時候，遂以文天祥的《正氣歌》自勉自勵。

一個這般繁榮進步、豐衣足食、城市建設完善，社會福利制度健全，平均壽命高居世界第一或第二的城市，人人所嚮往的香港，竟然發生了持續半年的“內戰”，無盡的破壞、堵路、縱火……今年初爆發新冠肺炎，沒想到疫情稍緩和，他們又來了！如果不是這樣，國家何需急急推出“港區國安法”？可以看得出來，國家並不想使用武力來解決問題，只想用法律來止住無休無止的社會暴亂。執筆至此，美國竟也發生驚人“內戰”，且看趾高氣揚、不可一世的特朗普如何處理？

百家廊

付秀宏

紙質與人生插頁

插頁多姿多彩，漂亮動人，深蘊之中活潑優雅，書籍和雜誌都是這樣。相對於很多再版書，修訂後插頁數量有所增加，尤其是繪畫作品更加精美。不少書修訂重印，銅版紙或膠印插頁增加，比如《資本論》第一卷加印增加了馬克思半身側畫像插頁，第二卷加印增加了馬克思半身正塑像，第三卷加印增加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曼徹斯特畫像插頁；也有書籍重印增加黑白插頁的，既可收臻於美觀效果，又避免了增加讀者經濟負擔。

胡適有一位族叔叫胡近仁，年長胡適4歲。1929年，胡近仁在上海開茶店，給胡適寫信求其專門做代言廣告，被胡適拒絕。當年10月，上海立利圖書公司出版《徽州茶葉》，該書以銅版紙插頁印刷，內有張群、方振武等政要名流題詞，胡適也在上面寫有一詩：“一碗喉吻潤，兩碗破孤悶，三碗搜枯腸，四碗發輕汗，平生不平事，盡向毛孔散；五碗肌骨清，六碗通仙靈，七碗吃不得也，唯覺兩腋習習清風生。”

享譽國內外的《長城》圖文書，最初出版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，是一本全景介紹長城的優秀書籍。其編者郁進是著名出版家，該書設計了兩張摺疊插頁，呈現出三張最美的風景照片，非常吸引人。兩張長城建築風景全貌，第三張圖片安排的是小型圖片薈萃。該書多次重印，至少重印了10次，在法蘭克福書展上引起美國麥格勞出版公司的極大興趣。後來，美方專程派人來到北京找到郁進，經版權輸出在美國出版。

曾任山東省作家協會副主席的劉玉堂，被譽為“當代趙樹理”，他有着不一樣的插頁情緣。他的兒子劉春雨如今依然記得，30多年前，父親所用那張水曲柳寫字枱上的插頁油畫。這張插頁油畫是父親從某雜誌上截下貼上牆的，油畫上一個光着膀子的人在稿紙堆裏伏案寫作，這是當年劉玉堂自身的心靈寫照和人生自勉。這張插頁劉春雨一輩子都忘不了，它的激勵作用像一面旗幟讓父親生命不息，奮鬥不止。有趣的是，公務員某君平日在辦公室，喜歡與人評論單位同仁，誰優誰劣，孰是孰非，說得唾沫星四濺。每每談到高潮處，必朗聲高笑。若沒人與他聊天，便翻閱自費訂閱的《大眾電影》、《大眾電視》之類雜誌，他對這些雜誌上的插頁極感興趣，因這些插頁上往往印着一些美人大圖。此君有時一看能看上好幾個小時，默不作語。同事每每見之，深為驚奇。這從側面證明美人插頁的吸引力。

改革開放之初，雲南文學雜誌《滇池》也印美女作插頁，當年文學雜誌加彩頁的極少，《滇池》如此動作可謂時尚有加。《星星》詩刊創刊時，則請名畫家畫傳統風雅繪畫插頁，周昌谷的《傣族小孩》、王漁父的《鴨子》都忝列其中。《八小時以外》、《黃金時代》等雜誌，每期都有大量插頁和彩圖。如今，盛行讀圖的出版界，則愈來愈重視插頁的歷史滄桑感。視覺研究發現，超過70%的目光集中在人像臉部，於是插頁題材多選擇歷史人物具有典型意義的生活場景，從而建立由內而外的視覺懷舊感。

相對於報章雜誌或圖書，時間之書的人生插頁——總是令人癡迷地回望，就像夏天稻田、草地和河流一樣，在頭腦裏不停地翻動。稻浪起伏，河流喧嘩，讓人回想起童年和愛情。坐在滾燙的田埂上，溫度從草根向上升起，像信念的火炬高高舉起。你看，90歲的袁隆平，直到今天依然穿着襯衣，在溫度適宜時還要脫掉鞋子走近稻田，像稻子一樣親近陽光。最深刻的情感是無聲的，於無聲處彷彿被翻閱的人生插頁還有手指的溫度。

紙上寫不出糧食，電腦敲不出稻穀，只有在試驗田裏面，才能長出袁隆平希望的水稻。袁老永遠不能忘記這樣的人生插頁，為早日完成項目攻關，在安江農校時冒着酷暑奮戰在稻田中，常常到了下午才回去吃飯。此時渾身上下大汗淋漓，白襯衫因浸透汗水緊貼在身上，靴底沾滿了厚泥。袁老的母親已87歲高齡，心疼地說：“你60歲了，不要天天這樣拚命，我知道你是科學家，可稻農們尚且知道午休，這樣幹會被累垮的。不懂勞逸結合，就幹不好以後的工作。”袁隆平看媽媽非常生氣，保證以後按時吃午飯。

還有一個人生插頁，與袁老的老伴鄧則有關。袁隆平曾說：“我這輩子最大的幸福，就是在別人不肯嫁給我的時候，鄧則毫不猶豫地答應了我的求婚。在我人生最困難的時候，她始終和我在一起。”在探索雜交水稻的最初歲月，鄧則始終相信和鼓勵袁隆平，在逆境中她曾對袁隆平說：“大不了和你一起下田做農民，你照樣可以搞你的雜交水稻。”袁隆平介紹自己夫人時，總是說：“這是我的賢內助！”

每個人都是一本書，每個人的生活都有動人心扉的插頁。父母是我們的出版社，生日是我們的出版日期，身份證是我們的書號。

我以為，如果人的一生出版一次，編輯與修訂者總是別人，那將是最大的遺憾——因為那樣的話，你永遠沒有機會，也不能審視書中的插頁，不能寫照自己的生命。一位特種兵朋友說，人生最要緊的往往只有幾張歷史性插頁，在特種部隊“狼隊”的歷程中，永遠不能遺忘的北大隊的生命插頁和生死共存的同胞們。

作家聶還貴在《寫在人生的插頁》中說得好，沒有不穿越苦難的優秀，否則所謂的優秀便弱不經風。沒有捷徑可以讓人成為優秀，必須足夠地做好蹈火煉獄的準備。在人生的插頁中，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主角，都有動人的臉像和眼神在不停地閃動。“你必須準備好沐浴在你自身的烈焰之中，如果你不先化為灰燼，怎麼可能重生呢？”尼采語音的回放穿越時空，依然像山泉那般明澈透亮。